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六十九目錄

元載

城原州議

建中都議

攷定襄王郭英乂神道碑

冀國公贈太尉裴冕碑

故相國杜鴻漸神道碑

朔方河東河西節度使御史大夫贈兵部尚

書太子太師清源公王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王昂

對沈謀祕畧科策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六十九

元載

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天寶初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高第補新平尉肅宗朝累遷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立進中書侍郎封許昌縣子大厯十二年以貪猥收賜自盡興元元年詔復爵諡曰荒後改諡成

城原州議

四鎮北庭旣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

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無憂矣

建中都議

自古建大功者未嘗不用天因地故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臣等考天地之心本聖人之意驗古往之事切當今之務則莫若建河中爲都隸陝號晉

絳汾潞儀隰慈石等十城爲藩衛長安去中都三百里順
流而東邑居相望有羊腸底柱之險濁河孟門之限以輶
輶爲襟帶與關中爲表裏劉敬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撫其
背即此之謂推是而言則建中都將欲固長安非欲外之
也將欲安成周非欲捨之也將欲外制蠻夷非欲懼之也
將欲定天下非欲弱之也河中之地左右王都黃河北來
太華南倚總水陸之形勢壯關河之氣色每歲白露旣降
涼風已高陛下據金城湯池內綏華夏登信臣驍將外馭
戎狄出於仲秋還於農隙有漕運泛舟之便無登高履塗

之虞不傷財不害人得養威而時狩如此則國有保安之所家無係虜之憂矣

故定襄王郭英乂神道碑

維永泰元年十有二月甲子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劔南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成都尹定襄王薨於靈池兵故也夫懿文德者非謂禮君臣正上下其謂經綸大難乎鑠武功者非謂鞠師旅威戎夷其謂翼贊中興乎公名英乂字元武贈伊州刺史盱公之烈祖也隴右節度攝御史中丞贈太子太傅知運公之皇考也產雲赤

亭樹勲青海世傳良將載在國史公河岳之粹將相之器
學劒輕短後曼纓讀書重金版玉匱天寶二載方筮仕轅
門累授左武衛大將軍節度涼國公見之曰代我節制者
必此子也其後十年累代涼公爲節度矣祿山之亂中原
也二聖僞遊三秦賊據汧岐重鎮非公不可制授公秦州
都督兼御史中丞隴右採訪使未幾賊將高嵩長驅幽燕
深入汧隴公外申郊勞內設庭宴饗未屬厭兵已合圍賊
黨數千應時翦滅繇是虜鏑不鳴於隴外皇輿始都於雍
上至德二年詔公爲鳳翔太守轉西平太守加隴右節度

兼御史大夫吐蕃之逼西河也諸寇以堅甲乘城我以偏
師遇敵勝在於戰利當用奇選驍騎以襲虛張疑兵以應
銳前衝未及於隴島後勁已覆於梟巢邊捷晝至虜圍夜
潰進封西河郡公思明之陷成周也南入陳蔡詔公兼御
史大夫統淮南節鉞東捍陝虢詔公兼陝州刺史主關外
旌麾寶應之歲上乘龍躍之運寵虎臣之績進戶部尚書
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總戎職朝義之走河北也公雷震勇
略風搏勁騎驅熊虎之師開龍蛇之陣一戰而穀水破再
戰而邙山拔十年逋寇萬里如掃朝廷壯之詔領東京留

守又兼河南尹俄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王加實封三百
戶永泰元年兼集賢待制夏五月天子以劍門巨鎮推擇
攸難厯選朝廷惟公是授即日加成都尹東西兩川節度
兼御史大夫僕射如故是時也入承日月之光出擁風雲
之氣以孫吳爲老生以韓彭爲兒戲千里爲之震動百蠻
爲之惴畏秋七月西蕃犯境公戎馬驟捷軍人擅還裨將
懼誅乘間謀叛公擐甲擊鼓單車入深引西山之數騎望
東川之外援短兵未接追寇橫及雖刃以通中而氣猶激
射疆吏乘遽聞乎京師上投袂而驚仍加悼惜有以見聖

主之深仁重武臣之壯節不問輿尸之過爰旌折首之功
以大厯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詔葬於武公之先塋夫人鄭
國夫人龐氏禮歸敬仲誠及伯宗生則六珈受寵歿則九
原同祔嗣子將作少監嘉珍憤積嘗膽哀纏泣血飾櫬蜀
門歸魂秦隴力樹祁連之冢思崇峴上之碣以載職在史
臣業專文律琢石旌美俾奮大猷其辭曰

否邁天地運鍾雲雷煜煜定襄與時而來躬赴兵難志清
國災推轂隴西士卒雲屯擁旄陝東羣寇雷奔五開幕府
七鑿凶門以寡擊眾以亡易存六踐柏臺南憲是張再登

八座右揆有光同盟錫土異姓封王勲崇業大位重名揚
召對蓬萊作鎮梁益秋霜發令春雨流澤望在股肱變生
肘腋南園旣合短兵未進單騎驟奔羣兇競振血殷朱輪
首碎白刃魂歸萬里悲慟三軍疏松蔽日孤冢參雲身歿
冤氣名高戰勲

冀國公贈太尉裴冕碑

王者纂大業以拯時難君子合天符以成聖功在殷之傅
說周之申甫漢之博陸其類也臨大事首大謀君子正位
邦國是憲其道也琬圭火龍元社朱戶其祿也古之人遇

其時行其道濟其業受其祿嗚呼裴公斯近之矣公諱冕
字章甫河東大族著於系譜曾祖澧州刺史諱懷感祖滑
州司馬諱陟考長安丞贈司空諱紀自司空而上世累清
德公全樸以受其形器混冥以養其精和隤然大不爲累
方駕前古其禮容誠敬可陳於蠻貊施於鬼神宜乎吉凶
變幽而偶聖君精義致用而審天道天寶十四載皇上避
狄於華陽肅宗僞遊於幽朔公以御史中丞奉詔翼贊元
良釋位濟河會於靈武與侯伯卿士官師亞旅考大德除
殘之運唱靈祇億兆之心負金璽玉旒爲人請命於西土

維天意羣謀是告而蒼生災害是懷於時冊禮旣畢公乃
自左庶子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從時望也帝曰子欲教熊
羆食猥偷公於是乎請蒐於岐陽朝於鄴宮以干鉞陳師
以蠻夷誅暴公定大業運開中興帝曰予欲端百揆詔典
司乃命公爲尚書左僕射於是乎綱理庶工四方來同左
右始終十有三祀初自縣聯屬署監察御史嘗有姦蠹吏
公按之時寵權臣之戚也黨其犯而請於公公竟正刑書
不爲勢屈時論以公有不可奪之節故肅然由是歷侍御
史尚書郎者五其中以直遇坎牧蠻溪者二以時當任兼

憲臺鎮梁益各一以勲封冀真食五百戶以秩開府儀同
三司大恩四年冬十一月今上念伊尹之一德思孔光之
再起詔復入相旬有二日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
是月辛酉薨於長安年六十七翼日冊贈太尉明年二月
塋於京城南畢原詔京兆尹護喪事贈布八百段凶儀塋
具俾出有司昔在天寶之季公嘗爲御史大夫王鉞讒毀
無何鉞弟鐸坐大逆有詔庭辨而兇首詞引及鉞公自下
列抗其矯誣朝廷謂之不黨其後程元振僭用威柄有道
從虎賁公停車致詰面折及雷在黜無愠德仁遂行君子

謂公誠盡於忠者在於禮外其身故臨難不惑一其守故
當事則明磅礴乎死生之間逍遙乎晦明之境公嘗北使
殊俗班命氊裘單于君長稽顙屈膝覲王商而知懼從魏
絳而來服以言尚其直以動尚其順以成事尚其濟物以
進退尚其得中孝弟愛敬格於天地惇信明義通於鬼神
帝王得之以奉天時百官得之以修典憲佐命者二后歷
事者三朝皤皤華皓爲國元老執璧奉珪在君之堂生食
邑土歿垂惠愛豈祿以爲尊者其孤正授辭家老請志於
石以代三鼎林鍾之義銘曰

元精降靈建乎人極邈矣冀公順帝之式鴻造覆育大鈞
埏埴業濟功成保和居直帝念髦碩二登輔翼爲時養賢
以及萬國昔在上帝降命元老以仗愷元以明至道唐厯
中否亦命我公順人戴天戡黎伐共德謝星隕仁沈海竭
大厦梁崩崇山玉折領袖前古綱緯來轍幢幢豐碑耿耿
鴻烈永傳億祀遺芳不滅

故相國杜鴻漸神道碑

皇帝正位建元之二年巡狩至陝郊季冬旋軫鎬京乃春
王正月臨前殿延羣臣制詔太常卿衛公鴻漸研機味道

國翰人師俾時不迷倚以爲相史臣載與公同官西掖聯
務中樞入則並金門躋玉堂出則偕車輿馳廣路好我不
淺德公亦深逮於薨殂得入公之室睹公之奧節以危難
而固義以顛沛而彰故得復公之道察公之行開而當名
品物定辭觀公之辨政消煩解結逢機立斷試公之與物
天樂失和猶陪行止彌留方殆嘗參藥禱名者世人之所
重終不爲天適見公之不居死者有情之至哀賢於貴生
益知公之能達古史之流美而不揚乃廢職書而或畧亦
近誣若然者則刊盛德於山阿藏茂勲於王府可也公帝

堯之允家於京兆春秋末諸侯耗盡炎黃唐虞之苗裔鮮
有存者范宣子猶廣稱世閥盛誇穆叔而經秦涉漢百王
千載名公大人駢衡繼武元宗朝叔考暹門下侍郎平章
事以清節居東府垂拱中大父慎行荊州長史以文武式
南邦開元之際皇考鵬舉安州都督以大名涖淮浦公杜
陵男子遼廓不羈性與道合旁通多可思挹溟海自涯皆
返將窺語嘿杳然難究輒孩時人不屑下位歷揚州參軍
華縣尉大理評事司直關內度支副使虛已而不疵於物
存誠而受汙於俗天寶末將相交隙海內寒心家有襄陵

之憂人懷崩角之懼公以爲期死不勇必生非任莫肯念
亂誰無父母於是始有濟難勤王拯溺定傾之意祿山果
憑豺豕凌虐京畿鞏洛成隴荒嶠函爲障塞命信臣捽扼
二華之險守河渭之隘以挫其鋒分河隴材官據南陽當
宛葉以遏其勢朔方節度中書令汾陽王發緣邊利兵畧
雲中出井陘以制其後汾陽拔公爲戎副倚公以幕畫公
議無返顧計不旋踵戒器蒐乘接食饋軍斯須決機閑暇
辦劇故佩鐸兇徒未鼓而破恒陽逆守先聲而屈時大兵
深入後計在完勅公西歸本軍鎮撫喻告調發兵食保綏

華戎會哥舒翰出師桃林以不計合戰旣而從散約解形
離勢沮六軍折北而莫濟上將授元而不歸強胡犯關長
戟指闕元宗西巡巴蜀駐蹕槐里俾肅宗不從詔馬下受
辭徵兵朔方東向問罪付以神器之重勛以興復之謀肅
宗承命感咽北馳惶怖邠郊無館穀之犒安定絕薪芻之
餼始誅二守物情尚疑眾纔一旅邊郡猶驚遂踰平涼出
蕭關直趣豐安阻河爲固公乘疾西上奏謁於白草頓請
借前箸以圖安危靈州四臨兵車之會長安新破人心正
搖姦豪竊窺雜種圓目眾情一呼而可潰危機視景而斯

發北轅未改舍此異之豐安僻界西陲北臨沙漠候吏不
至疲兵徑渡儻軍門晏關迴舟未具蒼皇朔裔蹈據無所
非策之上也因條列市租計入幕府文書攻守便宜山川
要害肅宗撫公背曰靈武即我之關中河內卿亦吾之蕭
何寇恂虜在目中凶讎不足殄也即日大駕移幸靈州守
則完郛戰有全兵伐鼓舉麾下令風生東極榆谿西泊先
零莫不裹飯而趨揭弓而走重足揮汗惟恐居後肅宗雖
受傳國之誥平戎之約謙讓未發守持益固願以撫軍討
賊賊盡歸報遙稟威畧不正位號公與御史中丞裴冕率

呼韓單于羌戎君長校尉部曲塞翁老將頓首勸進封章
十上肅宗深自閉絕留中寢答公獨排闥及雷披誠見意
哀辭扣玉瀝血灑地以爲命不得廢讎不可玩稽天後時
物駭人散文武之業墜而莫振非天子之孝也上亦躊躇
感動迴慮遷思公乃陳儀撰吉登帝大位於是義徒推轂
迴紇橫厲蹴踏咸陽網羅關外救楚請命夷凶滌穢收秦
復洛翊帝霸世皆公之力也定策之初旣以大功推裴郭
疇庸之際竟以常資爲侍郎達者多公之遠名明主善公
之能讓披我荆棘在主簿而難忘張良布衣固封留而已

足五涼四戰之郊荊州用武之地會稽淝河之險二都初
定九服猶虞傾側動搖三方尤急東西萬里出入十年仗
節擁旄更居迭撫公之在鎮河西無盜邊之警洞庭息三
苗之禍海寇不動甌閩順軌得公之效也如彼公之罷守
袁晁陷山越康元燒夷陵犬戎奪酒泉匈奴舒右臂失公
之患也如此今上即位以公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漢庭儒
雅習於制度往踐常伯登於相府禮崩樂缺自公綴之國
綱天憲實公持之爲上從容論天下事甚衆潛跡密啟明
可否者非一愼深於削藁功隱於詭詞永泰中西南大將

暴很淫虐腹心坐離師衆四潰雖事迫理順而形疑勢拒
皇帝憫百姓之不辜哀羣校之罹毒公奉辭受鉞單車詣
蜀辨邪正於一言安萬夫之反側始公未至皆鴟張內恐
狼顧外視及公申令則飽德飲和且舞式歌岷峨旣平雙
流已清衛公告成乃眷以寧帝曰丞相善謀能權蹈難履
危勤畧憂邊凋弓弭旆策勲勞旋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公
有濟世戡難之才遺物離人之政自深根以寧抵每乘流
而汨波及位極台衡勲高梁益未脫羈鎖終悲晚暮雖陳
乞已屢而優眷愈深來朝之明年首夏初吉以東都河南

吳越荆楚保釐之任分鎮之務俾公居中總統遙領是歲
仲冬月朔羸憊遜位及乎既望生涯告盡留誠諸子申約
道侶罷塗車芻靈之送黜聚俚豚楮之飾捐牢廢禮不封
不樹解綬脫紳稅囊親土待久客而稽變是留歸而隔至
從吾所好示祛俗累乃隱几喪偶知常委蛻恬然而終晏
然而逝非合氣於漠得全於天駭形而無損心且宅而無
情死者其孰能至此極也惟公學奧九流技括衆藝忘象
遺數達者知禮存於身而致於用也吉凶悔吝散微破詭
應於化而鮮於物也技經肯綮理悟神對宜其翼宣大政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九

元載

三

左右明聖位冠羣后聲施來裔載不虞非據偶得累公責
重憂深心昏意擾公則宏我以命起予以道未嘗不體平
神清忽在世表以過必告我躬是保實欲依公戮力仰答
元造然後乞恩歸印相誓將老今左相齊公與子雙拜齊
公全才稀售懷寶鄙試塵垢粃糠陶鑄名器頡頏委運俯
仰隨俗及乎培風撫翼立朝當國則骨鯁魁壘奮揚蹈厲
端莊寤主饑渴憂世執邪尊法起墜振廢方知達觀無早
計月固不勝火逢指就而知人折大木而惟我時稱並用
房杜所謂同登管樂式是百辟惠余小子爲新非故服我

甚忘散裘未卷高秋已行唯余與王相顧永傷鄙夫誅德
齊公洒翰終愧強名何慙蔡篆系之以詞曰

陽驕必折陰勝亦邪剛柔雜居聖賢之家堂堂衛公舍和
用中爲保自易當難不逢首陽誠拙柱下非工鋪糟末位
致命危邦自西徂東足趺頭蓬簡稽衣食賦政理戎經營
指揮雲合風從定計翊帝草暴鋤凶退殊獨潔進不爭功
出征入輔計文經武洗蕩三蜀雍容兩府神邁形局思深
志違封禪留草東山不歸台光拆耀白晝徂暉依仁孔夙
履信不暮自天之佑宜無悔怒天之薦瘥時丁耗斁如魚

思涉若廢網罟或歲大旱孰爲霖雨生公則惠喪公何苦
形有必待魂無不之誰存封域誰制喪期平臯漫澶野蔓
離披延陵已達弋者何知

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御史大夫贈兵部尚

書太子太師清源公王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元宗再受命宅帝位三十有五載兵加幽都討平匈奴大
將軍戢戈稅弓來朝獻功天子勞旋告成迴慮西戎迺制
詔丞相御史咨爾朔方河東節度支度採訪使安北單于
大都護御史大夫清源公王忠嗣統我六師萬方皆全磔

裂單于封狼居山歸馬漠南列郡祁連撫茲北荒厥功茂
焉犬戎睚眦作虐西裔攘據石堡漁獵青海皇天震怒以
時致罪公拜稽首敢留王誅猖狂先零國怨家讐建牙榆
溪樹羽河源東綴飛狐西蹙陽關本天下勁兵制緣邊萬
里徂長轂動雷駟旌旄轡捭干雲蔽地款流沙而瞰烏弋
吸崑崙而躡濛汜方且繕完補缺勸穡戒車圖全遺近功
盡敵非一戰陳章立論別白甚明以孤特之姿失貴臣之
意安祿山保奸伺變忌公宿名李林甫居逼示專嫌公不
附寢營平之奏沮樂毅之謀內隙外讒陰中交訕卒從吏

議竟罹大獄雖釗溫肆爪牙之毒而哥舒有折檻之爭辨
牙門之至冤逢匡石之排妬黜守沔上沒於漢東洄我橫
海鱗年終四十五羯胡得力并雲朔荏禍幽燕縱鳴騎於
兩都投大艱於區宇悲夫父龍顏之英主感風雲之早契
散禍於微圖堅在脆乾坤改施忠邪易地謫放隳落離披
困畏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狩皇輿於巴蜀刳宮廟於蛇虺
如倒持而授柄豈天意與人事今上撫軍用公舊校士留
殘憤將有餘雄謂諸葛之猶生走仲達而知懼及肅清東
土正位北辰傷聞鼓鞞載感風烈追贈兵部尚書太子太

師邊吏增氣三軍激節蓋念功悼枉國之經也義明運誦
神所勞也公本太原祁人六代祖仕後魏爲青州刺史北
齊爲白道鎮將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署馮翊掾因徙家
於鄆今爲華陰人也皇考諱海賓九原太守安撫朔方諸
蕃部落兼豐安軍使開元二年七月以騎士屯蕭關盛秋
臨坳牧禿髮舉卅萬衆東踰狄道郭知運節制隴右委稼
畝寇嬰城不動遂得踐圍西使驅掠馬牛燿火照平涼羽
書驚朔塞公召將校計事皆曰衆寡不敵利病相懸濟河
外之兵徵涼州之援公以爲羌虜入盜吞噬腹心埽國馬

而西歸不崇朝而事去方爲四夷恥終遺大漢羞職守封
疆身爲障蔽辭難就易進熟偷安而無後咎餘責者微諸
公誰不樂此乃拔勇簡材輕齎益馬有氣敢往不滿千人
雷動颺移自辰徂亥垂六百里突掩賊營縱吾奇兵乘彼
不意披猖受戮橫潰宵馳終夜追奔遲明會食勦歸師於
壕口殲困獸於達毗蹂躪之所殘戈矛之所斃積屍將崆
峒侔厚漂血與洮河爭流氣盛志銜櫟之虞戰酣無存變
之意蒼黃顛仆落於戎手亦足以暴威武於天下懽洪稜
於蠻貊五十年間犬羊遷跡不敢覘邊以取當咸皆失地

而遠客勲映古烈名垂壯籍初元宗省書廢朝問故流悼
偉其心而大其節哀其沒而念其忠褒贈開府儀同三司
安北大都護俾給事中倪若水乘駟弔祭命許國公蘇頌
爲之文以致意焉輕車介士麾兒屬將飾柩護喪封墳寵
塋公之邁閔年初九歲詔復朝散大夫尚輦奉御特令中
貴扶入內殿意苦而羸形絕地辭哀而迸血沾衣左右動
容上亦歔歔因撫而謂曰此去病之孤吾當壯而將之萬
戶侯不足得也衣之以朱紱錫名曰忠嗣部曲主家後宮
收視每隨諸王問安否獨與肅宗同卧起至尊以子育儲

后以兄事公亦惟專惟直不傾不墮未嘗迂目孰云有過
每歲天子練戎整旅冬狩秋田翼轡奉車越莽凌阡格麟
長楊掩兔黃山蹙履輕狡流離往還斫纍益奮搏捷無前
出而有獲多不自賢上旣知公有日碑之純固加李廣之
材氣義形於主確然秉志少而侍中慮不省事乃試守代
州別駕大同軍戎副干法大豪閉門自斂賣功老將俯伏
聽令涼秋八月桑乾草腓方佯白登外馳突長城下單戈
指虜輕騎犯胡有向必摧能當輒破往往射雕者居公掌
握中匈奴憚邊不敢抵當肅宗爲上泣曰王忠嗣負材敢

戰必恐亡之即日徵還守未央衛尉入侍之歲時方就冠
元獻皇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擇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
厚公以讐恥未雪激憤愈深每對案忘餐或獨居掩涕元
宗雖欲大其伸而全其屈終亦觀其志而感其衷俾以中
郎將官從徐公蕭嵩出塞但使通知四夷事飽習軍陣容
不得先啟行無令當一隊且有後命虞其天闕枕戈假寐
如詔三年及徐公將入覲京師改轅張掖公曰無以歸報
願一甘心乃候月乘風卷旗鞭馬精兵七百弩深入鬱標
川遇贊普牙官踐更角武戈鋌山立介馬雲屯霧雨忽開

旌旗相接將校失色猶欲引馳公謂一足未移追射且盡
無敢妄動觀我破之乃超乘貫羌當前皆廢吐蕃大將臨
高整旅公陷胷走腹曲折迴旋取白馬於衆中捨大黃而
益振肩倚膝蹠蹈藉蹙圯蠶軼機駭羣擠亂墜提刀四顧
如土委地網決網漏逋誅久矣旣伐且弔當而勿喜芟夷
之又蘊崇焉係纍之亦焚燎焉執訊獲醜何啻數千牽羊
繫駒殆將萬計擁戎州以入塞積京觀而徐迴幕府上功
貳師奏狀上益歎息詔令凱旋天子御勤政樓親閱軍實
太常稽憲度獎授執金吾上亦多元戎因爲右丞相仍令

圖寫置於座隅自茲厥後恒當重任趙承先之敗於怒皆也隻輪不返公度桑乾河虜其全部復失亡之車重杜希望之輯鹽泉也戎侵宇下三帥受擒公獨潰堅圍護經時之板築信安王之臨遼碣也用武於盧龍塞朝鮮盛刊壘之功韋光乘之征駱駝峽也會援於李陵臺河朔受全軍之惠初佐戎闢隴分鎮河湟一之歲拔新城走莽布夷烽壘燒積聚二之歲開九曲奪三橋梁洪河沂西海撻雷鼓勇士厲指撓振耀傍徨塞裔開元之末擁旄汾代天寶之始兼統朔方獯鬻內離九姓橫叛大單于控弦度漠聲言

來附拔悉蜜引弓乘後尅日會師中使遽聞帝思浹蕩受
降盡狄屈指猶遲亟決急褒天書百下公以爲出疆之任
得守便宜冒頓北方之強未當屈折叛胡畏服大種不輕
用兵勢濶言甘可虞他變盛師臨木刺致餽出蘭山含垢
并容兩存視隙全威持重閉壁堅營無名王大人到轅門
受事絕單車匹馬報候吏前期防密慮周詐窮情見果穹
廬桀黠將侵鎬及方右地郅支已解仇交質幾欲圖成大
禍寧唯嚮化未醇於是設間以散其從肆謀以離其約二
虜不合遁逃遠舍天子使繡衣御史問後將軍不念中國

之費乘機之速其上畏懦優遊之故且陳支解戎醜之謀
苟事得其中如將軍素料又匈奴何時可滅公條對不羈
之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彼有乖離之漸我知貪利之戒
威加幽荒武暢陰海土崩歸德不二三歲因白逗遛未決
之狀備列平戎一十八策璽書還報從公所畫突厥前有
畏漢之偏後有事讐之恐縮屢遷徙散亡貧破遭罹瘡墮
之患傍緣諭告之辭朝不及夕以徯王師受言而去者什
二三委辦而降者五千帳明年秋引軍度磧定計乘虛至
多羅斯壞巢焚聚涉汨昆水下將降旗皆倒戟自殘輿尸

請命斬白眉可汗之首傳置藁街繫葛督祿娑匍可敦獻
於闐下阿波達干持愛妾宵遁乘六羸突圍嘯聚東蕃迫
脅小種立烏蘇爲君長自尊任爲賢王保薩河勿山據丁
零古塞謂中國有磧鹵之限官軍無可到之期按甲休徒
擊鮮高會思歸故地卒復大名間歲方暮嚴冬仲月公出
白道誓衆自單于北伐俾僕固懷恩阿布斯爲鄉導覘視
井泉命王思禮李光弼爲遊軍收羅服聽顧萬里若俄頃
過山川如枕席豈百舍之敢休不再旬而履狄夜驅胡馬
暗合戎圍自丑至辰頭驅面縛乘無物故士蓄餘怒羈虜

全國永清朔土告類上帝薦功皇祖三代之盛獫狁孔熾
方叔吉甫驅之而已勤霍倦衛蒙亦終斃傾秦築怨縻漢
償費雖張愿列三城衛公擒頡利纔遏乘冰之勢但雪涇
陽之恥則自命將以來肅將天刑誅而不伐素定廟勝陣
而不戰龍荒絕貴種大漠無王庭恢武節而振天聲未有
如公之比公始以馬邑鎮軍守在代北外襟帶以自隘棄
奔衝而感國河東乃城大同於雲中徙清塞橫野張吾左
翼朔方則并受降爲振武築靜邊雲內直彼獯虜巨防周
設崇墉萬堵開陽閉陰拓迹爰土藏山掩陸磅礴固護西

自五涼東暨漁陽南並陰山北臨大荒聯烽接守乘高倚
要塞風揚沙絕漠起烏悉數於瞬息傳致於晷刻元黃不
得雜其象秋毫無以逃其狀矧襲侵與牧馬敢凌遽而南
向冰河風壯車甲鱗萃誰何疆理千長百帥秦將隸於降
虜漢卒羈於戎騎公乃衡懸華裔勢分衆寡由中制外長
御遠駕恢我朔邊有如彼圖難於易又如此當秉鈞之顓
國也巧文傷詆網密事藂借公爲資動搖國本諷操危法
言酷意誣雖丞相置辭猶驚獄吏而貫高長者竟出吾王
成公謫居人無不恨方逆胡之兆亂也意并河東僞築雄

武常山臨代飛狐扼塞制夷夏之吭撫嶠函之背徵鄰請
助邀公赴會將欲詭遇買歡冀得兵留鎮廢公先期應詔
未覲而退奏論本末之難指切未然之戒危辭洩漏凶黨
交害摘抉排折俾公終敗公之始仕也自家移孝孤童被
識策慮奮發義勇偏億其受任也厲三軍之氣同萬夫之
力致誅則百蠻竦振武則暴強服支離約已盡悴事國嗚
呼哀哉惟公明邁激朗信廉仁勇機敏神速內和外重處
威權不得以非理撓臨大節不可以危亡動道將世迂器
與時屯折衝厭難之臣旋踵及身不溜不磷之堅挫於刀

金史卷之三
筆之前此慷慨義烈之士所以掩泣而流漣矧我依仁受
賜託姻逮予守官秉策司勤運阨功在誠存理冤明沒河
渭蒼邁古原左掌太華邪睨鴻門刊銘路隅庶慰精魂其
詞曰

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戰實危事三代爲將道家所忌得非
好勝樂殺欺降嗜利絕域劉李杜郵悲起每原始而要終
吾固知其所以溫溫清源幼寤聖君勇必顧禮質而能文
摧剛爲柔塞兌解紛破虜忘闕平戎讓勲肅致天討義誅
不順密謀神斷四回六奮火烈風埽霆馳電震捨服解網

知成示信胥膾歸堯三苗格舜有守矜功謂之不克井堙
木刊孰云非賊惟後將軍古訓是式先計後戰貴和賤力
哀勝不敢持全制極遭罹闕故頗僻反側蒼鷹厲吻雛鷺
爭食顛倒靜邁汨陳白黑威暴都賴功隳即墨浩歌滄浪
飲恨南國希仁聖之遐暢兮亦管誅而蔡亟謂賢哲之悔
亡兮顏與冉又不得桓尊周而滅項猶存功而掩慝苟思
人以愛樹將十世而宥直如爲虜而報讐使伏讒而失職
顧汧城以流慟投潘誅而太息賈生徒驚於紉纒北叟焉
知其倚伏松凋玉缺直罔貞蹶竟埋干將終碎明月宿草

陳根蕪沒蒼墳垂清風於頌石與終古而存存

王昂

昂出自戎旅以軍功遷河中尹充河中節度使永泰元年
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後充荆南節度觀察使尋復如故
時元載秉政與載深相結託載誅貶連州刺史墜硤江卒
對沈謀祕畧科策第一道

問西自臨洮東洎滄海延袤萬里控扼三邊林胡不賓犬
戎猶梗守之衝要備其窺窬聚多則戍卒不充布少則敵
人莫禦用捨之理揚摧而言立鎮屯兵其來非久懸道分

列自昔猶安李牧守邊匈奴竄伏魏尚爲郡郊壘又寧今
欲悉罷軍城委之牧宰敬達嘉話將獻吾君

對昔者大刑甲兵陳諸原野次刑鞭扑致之市朝將以開
邪防淫禁暴禦亂乃覲千古茲率厥常我后光膺寶命誕
敷文德建皇王之中協時雍之化聲教遠洎無思不治猶
恐至道未孚邊亭或聳爰招集謀畫之士議諸疆塞之虞
斯誠居安慮危之深策也顧以蒙陋庶能無聞將何以副
沈祕之求奉對揚之列恭承清問敢不薦其聞矣臣聞夫
爲國之道必在任賢保境之方必先擇將國家授武秩設

邊防東自榆林西連蒲海可謂制度秘遠典章大備而猶以遼靄未清遑烽或照者但未得其人耳今若垂旌揚之期崇獎激之道用不求備任惟其材舉吳起則捨其貪推穰苴則畧其賤務升智術弗限資年則將得其人矣旣得其眾必能撫其人必能盡其力將得其材以之東鎮則林胡清以之西征則犬戎息何憂乎制禦之不足多少之爲患也若乃布化宣威實資牧宰守全保固亦在城池則知牧者邦國之先而疆場之主也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心之生人慢其政國之患也今者選建良牧委之臨人修緝

軍城足以禦敵則可以捍我中宇綏彼邊厓何以廢城然後爲得謹對

第二道

問用兵制敵先資良將搜奇掇異昔賢病諸厚貌深情最爲難辨受金善盜終而有益至如清言要理行之則違強力暗通口不宣意臨問定職何以分之李將軍簡易便人程不識刁斗嚴衛張飛勤於禮士關羽接於常流四子所施幸甄優劣兩適爲用何斯短長今邊烽未亡善將懸急試可淹於歲月拔萃昧於元黃子其直言以祛未悟且三

全五事十過九差何所廢興何所施用理國之貴何首愛
人之道何爲各書名數佇濟邦國

對登壇分閫之傑行已應物之際顧雖愚蒙嘗聞之矣莫
不蹈仁履義以修其身奉公滅私以樹其政但人無求備
用各有宜十哲分科八能殊術吳漢則訥於詞理衛玠則
善於清言今若取陳平之謀須捨盜金之行用杜預之智
豈資穿札之能雖厚貌深情古人所病而收長棄短先達
格言伏願徵之以九徵求之於五德甄其操履行以智謀
雖言貌難分而華實不昧擇能而用斯則可矣亦何憂良

材之採掇官職之不分者哉夫簡以臨人嚴以應物嚴則勞而後濟簡則逸而能通勞逸旣殊得失斯在翼德擇士而禮雲長接於常流爲道不廣固宜劣於張飛出門重禮誠合優乎關羽各隨時而用夫何擇於先後當今邊隅尚警征役未息必資良將方立奇功若拾奇傭保之中拔異淪滯之位則元黃可辨衛霍斯在夫兵之術語聖人所止後代故作譎書以寄勝於天道也故曰天地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指虛無之行不足以制勝故人存而不務也則知吉凶之兆盡在乎人今若任皓皓之良收斷斷

之善使明法審令貴功養勞則不時日而事吉不卜筮而
事利亦何必訪韜鈴之謀孫吳之訣然後爲得哉亦敢不
陳其梗概至若軍國著三全之稱天地操五事之名勇急
廉智將之十過也十百萬千一疑之九差也理國貴於仁
禮愛人在於不勞昔霍驃騎不讀兵書猶言暗合項將軍
素閑兵法亦歎天亡況事涉元微藝殊經誥豈伊蒙淺所
能詳哉謹對

第三道

問料敵多途應變無算覽去病之對顧在方畧讀孔明之

書虞於備預至如烈風猛火煙燄赫然雨水奔流瀾漫無
際修何人事以却天時或有暴兵卒來我則未暇敵人非
遠靜然無聞何法以知敵情何方以收我衆如其爭先不
遠我怯須勇列軍甚嚴彼強使弱善戰不陣抑有前人未
戰屈人佇聽嘉話四輕二重於將謀而何施三禮五才於
兵形而何要幸存昇降曲盡所宜

對觀夫古之良將之行兵也莫不救災恤患以和其人先
謀後動而制其敵軍有渴而不飲軍未飯而不食舉不失
德賞不失勞故人悅忘疲士感知死夫如是以之守則固

以之戰則克安則不肯蹈茲烈火遇彼奔流斥侯素明暴
兵安可卒至法制素習敵人何由能邇我將賈勇寧見士
怯我固常勝安有敵強未戰屈人謀其所以善戰不陣夫
何遠矣至四輕二重之施三禮五才之入所用斯並事關
幽祕理絕探求徒罄蒙襟豈酬高問謹對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目錄

王縉

讓侍中及進封郡公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進王維集表

東京大敬愛寺大證禪師碑

奉天皇帝哀冊文

元宗大明皇帝哀冊文

蕭華

謝試祕書少監陳情表

李栖筠

定常參官不到罰錢奏

濟州穀城黃石公祠記

劉宴

奏禁隔斷練湖狀

遺元載書

包佶

罔雨賦

公卿朝拜諸陵奏

張宣明

移益州牒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七十

目錄

二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

王縉

縉字夏卿本太原祁人舉草澤及文詞清麗科上第歷工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廣德二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進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大厯三年領幽州盧龍節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歸朝以本官復知政事坐附元載貶括州刺史移處州十四年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建中二年卒年八十二

讓侍中及進封郡公第一表

臣性實至愚才非出衆幸以逢時之命久爲尸祿之人頃
自艱難累職中外取之於武無逐寇之勲用之於文乏經
邦之畧不能陳力而猶冒進豈謂天眷擢居台衡時已涉
於炎涼政無裨於塵露上慙報國內愧妨賢身無所容况
加重寄旣統師律又鎮方隅翔飛徒及於戾天蹇足不可
以逐日致寇非遠害盈必徵竊念才微位高福過衰至憂
懼所切晷刻爲年特乞聖慈察臣不逮退侍中及郡公等
還臣舊官本封使赴前途或冀成事不然坐致顛沛取笑
遠邇

第二表

君之使臣就死不避况增榮命翻敢固辭鄙辟之誠已罄
陳露幸遇天高聽卑之日懼無下情上達之感且臣名在
宰輔肅將聖恩行臨四方孰不悅服坐鎮萬里自然晏清
豈必重以大官假之多邑無益時事實枉寵光於臣先爲
之極於禮賞爲不中伏乞容臣輸力候有成功從此懋官
實爲未晚使臣即日奉詔陷於飾讓矯詞徧心成病恐無
能爲也特望鴻慈必允所願

第三表

恩詔三降令出惟行愚臣萬死志不可奪竊恐器小受多
既盈招損憂敗公事敢愛微軀將命前行湯火寧顧無功
增秩荷伏是思履薄臨深心魂積悸伏惟陛下至明至聖
洞鑒幽微以欲從人以慈育物自念沛然受恩天下咸服
則能者必勸僭人知取豈非陛下達臣子之道張國家之
綱臣恨不開腹布心用表誠實謹冒死以聞

進王維集表

臣縉言中使王承華奉宣進旨令臣進亡兄故尚書右丞
維文章思命忽臨以驚以喜退因編錄又竊感傷臣兄文

詞立身行之餘力常持堅正秉操孤貞縱居要劇不忘清
靜實見時輩許以高流至於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
茲無生乘興爲文未嘗廢筆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
中臣近搜求尚慮零落詩筆共成十卷今且隨表奉進曲
承天鑒下訪遺文魂而有知荷寵光於幽夢沒而不朽成
大名於聖朝臣不勝感戴悲歡之至謹奉表以聞臣縉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寶應二年正月七日銀青光祿大
夫尚書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臣縉表上

東京大敬愛寺大證禪師碑

醴泉湧而燭疾寶炬然而破暗蓮花無染而獨淨夜光不
繫而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曲隨世界上智之心
密遊聖境或宿植德本乘願復來或意生人間用宏開示
非慧見孰能知之大德號曇真姓邊陳留開封人也厥初
爲孩稟知特異亦既有識用晦如愚家有耕桑未嘗問鄉
有學校未嘗顧則曰處豐屋何如方丈馳良馬何如振錫
珪組耀世不如被褐金玉滿堂不如虛白食珍者豈覩飯
來香積聽樂者豈聞梵唱云何戰旣勝矣出門絕迹潛嵩
少間專於讀誦年至二十遂適太原受聲聞戒習根本律

性甚聰敏博涉經論時同學者仰之爲師久而歎曰大聖
要道存乎解脫不入其門非佛之子乃損落枝葉澄清泉
源詣長老照醒迷解縛開心地如毛頭掃意塵於色界
從此日益唯師能知於四威儀之中無一剎那有怠不住
以至於大寂無作以至於恒用我止無所虛空未爲廣我
照能遍日月未爲明震雷破山聞不聞等烈風拔樹見不
見等是身無主與四大假合方寸無生於一切離相猶以
爲未出心量彌勤深入大照既沒又尋廣德大師一見而
拱手再見而分座問之於了答之以默俱詣等妙召合自

他梵衲之行楞伽之心密契久矣廣德又謝學徒嗷嗷相
顧靡依來求於我嗣續前教皆以實歸出宅諸子俾稱所
乘渡河三獸自止於分天寶季年祿山作逆陷我洛陽亂
兵蜂螫大德澹然獨在本處天龍潛衛於左右豺狼仰瞻
而讚歎施財獻供終朝盈門於善惡等以慈於苦厄人以
忍言說不尋無畏故也動靜皆如自在故也度眾無邊大
願力也依報無量邁種福也夫修行之有宗旨如水木之
有本源始自達摩傳付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宏
忍忍傳大通大通傳大照大照傳廣德廣德傳大師一一

授香一一摩頂相承如嫡密付法印惟聖智所證非思議
能測也大德旣捨眷屬竊爲沙彌身不顧名志在成道聲
稱浸遠歸向如林天寶八年緇侶領袖舉以上聞乃蒙正
度初隸東都衛國寺旋爲敬愛寺請充大德遷彼與住此
有緣非無因地雜人天之會法如雲雨之施衆有塵勞之
悟寺盈河潤之福今學與其進當學起其信善誘不倦得
師則喜利往者導之以捷覩與者辨之以正深在定者戒
於貪悟所覺者使之遠視彼來學如菴摩勒果冀其出世
如優曇鉢花齊我者稀故我貴矣寶應二年正月十四日

跌坐如生薪盡火滅年六十夏四十哀纏門人悲及塵眾
樹爲之變色獸爲之失聲棟折航沈佛土蕭索其年九月
葬於嵩岳寺之北阜大厯二年有司奏諡上聞惻然乃賜
號曰大證禪師緡嘗官登封因學於大照又與廣德素爲
知友大德弟子正順即十哲之一也視緡猶父心用感焉
以諸因緣爲之強述銘曰

上德不德興慈運悲現於濁界俯爲人師以我無思破彼
盡思爾方厭俗我則隨時由多分別妄生垢淨根不緣廢
象豈染鏡法不可著空即是病無得之得絕聖而聖文字

非文字言語非言語云何以解脫云何而語汝隨宜說方便究竟非我與舍利依嵩山寂寥松柏所

奉天皇帝哀冊文

維元年建寅月二十六日故靖德太子諡曰奉天皇帝妃竇氏諡曰恭應皇后啟自細柳將遷座於新豐望黃山而入上苑過紫極而出天門傍臨鳳闕雙引龍輶乃詔左僕射冕祖饋於行宮禮也今上孝弟通於神明追崇徽諡用達皇情陟岡目送避殿涕盈爰命述者以振休聲其詞曰昔在高祖文思武德龍戰必勝海飛爭息威加八荒奄有

萬國累業繼聖惟天是則昌運斯應睿哲乃生爰自弱歲
有如老成秤象如小測日言輕率爾之對畧而不行問安
內豎豈獨重明深居邸第亦稱維城禮無不執藝或可遊
聯行魯衛虛佇應劉雁鶩非好神仙不求爲善自樂俾躬
處休行成於內聲聞於外性實匪驕迹能用晦朝野多歡
兄弟高會上客曳裾間園飛蓋仁者當壽天道何昧小山
未傾盤石忽碎嗚呼哀哉天慈罔極寵命猶新前星告位
少海遷神黃公誰客音容自春空悲天牒獨有芳塵正位
乎內進賢

閏二字

肅肅令妃幽公之子家自漢室代爲戚里

百兩比肩四教盈耳不藝珩珮能循沼沚傳訓公官留箴
女史旋稱未亡身誓之死柔質泯焉徽音不已嗚呼哀哉
帝念元昆人無間言不及讓國於是追尊惟儲出震惟儷
居坤備陳服御更起陵園來九重兮復去動萬乘兮還靜
挽淒楚而凝哀駕迤邐而轉影別青門之早春背素澹之
斜景路已窮於咫尺時不延於俄頃嗚呼哀哉神輝永戢
軒曜長零窆塏椒闥泉戶彤庭開壽宮兮寂寂虛玉座兮
冥冥賓上帝於宵眇陪五后之明靈海爲田兮岸爲谷德
不朽兮名惟馨嗚呼哀哉

元宗大明皇帝哀冊文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元宗至道大聖大明
孝皇帝崩於神龍殿旋殯於太極殿之西階粵以寶應二
年三月甲辰朔十一日將遷座於泰陵禮也象物已設仙
馭將飛空聞脫屣無復求衣孝孫皇帝親臨遣奠意延晷
刻向池緯而涕流想山園而心惻九天兮無所一往今何
極感貽美於孫謀俾述事於祖德其詞曰

天厭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興文
繼武義冠殷湯威包漢祖仰膺厯數光宅區寓惟皇得一

承乾嗣五赫哉厥初萬物斯覩景龍之際乾儀反坤不利
王室將開禍門呂危劉氏趙啄皇孫我獨杖劍神期武賁
上排闥闥俯掃軒轅不驚宗廟大造黎元爲而不有禮備
尊尊乃奉睿宗爰受寶命問安視膳純孝至敬維城之年
佐潞之政一著獻兆百靈翼聖躍馬截流水不敢競潛龍
變海池亦呈慶有開必先興王之盛誥曰皇帝余倦於勤
往績丕績以順兆人辭之不可其命維新體乾之大法土
之均臨之以日生之以春寒暑彰信動植知仁九族旣睦
四門旣賓天通之聖電斷之神求賢奠奠就列縉紳讜言

是聽庶政必親刑措兵弭威加德馴戎狄讐竄塞不警塵
琛賁爭入來自無垠駕鼓斥駿焚裘棄珍風雨時若京坻
相因師於上古思與還淳然後制禮節焉作樂和焉北祠
后土南郊上元齋祭陵廟位號山川教戰講武祈農籍田
冕旒問俗旌旗幸邊文物蔽地英聲動天鳳巢麟擾甘露
醴泉九尾三脊朱草非煙繽紛效祉每歲且千道德洋溢
乾坤交泰成功如何登封於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
餘美帝王之最學究天人乙夜慙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逮
推厯正元調律平害札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陋虞教謨

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退鐘鼓屢陳君臣高會巍巍蕩蕩
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與區命子出震繼明握圖長驅
猛士累翦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就養壽酒多娛
習道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中祈藥忽乘
紫氣長遊碧落千門萬戶若無天兮寥廓八達九衢雖有
人兮寂寞淚爲雨於宸宸哭成雷於郊郭遺轍迹而徒攀
塋衣冠而何託同軌畢至初陵已開震鳳輦於仙仗降龍
輜於帝臺儼將行兮肅穆似有顧兮徘徊過春城兮如送
望暮山兮謂來嗚呼哀哉壽原肇吉先天不違接橋山之

大隧營金阜之元扉擁馳道兮皆往獨官車兮不歸厚夜
兮藏晝終天兮戢輝文始建極武餘英威立德不朽至道
惟微雖陰陽之與變化侔神聖兮安可希超前古以作則
遺後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蕭華

華太子太師嵩子天寶末嗣爵官兵部侍郎祿山之亂陷
賊僞署魏州刺史賊平以汙僞命降試祕書少監稍遷尚
書右丞擢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元年以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肅宗寢疾李輔國矯詔罷爲禮部尚書貶

硤州員外司馬卒

謝試祕書少監陳情表

臣某言伏奉制書以臣試祕書少監恩出意表榮超望外
臣循涯揣分以慙以悚臣某中謝臣素庸懦又乏智謀進
不能殺身以自明退不能拂衣以遠禍蒙昧昏虐僂俛歲
時每讀李陵之書備見前賢之意以爲虛死不如立節成
名不如報德常恐溘先犬馬湮沒羯胡上負君親之恩下
貽妻子之恥何嘗不仰南雲而歎息瞻北闕而銷魂偷生
苟安蓋所以誓將骸骨歸死朝廷伏賴陛下察以愚衷每

垂保護遂得潛通間使遠請官軍收全州而功不踰時掃
餘孽而兵無血刃陛下矜臣一介之節捨臣萬死之罪念
臣簪履之舊納臣葵藿之誠許歸故國之田園退守先人
之墳墓則在臣之志願榮望畢矣陛下之聖恩於臣深矣
豈期皇慈廣被元造曲成拔臣於泥滓之中致臣於雲霄
之上已蒙殊獎遽典雄藩旋沐厚恩復登蓬閣空慙有命
竊愧無能將何以發揮儒林潤色鴻業稠疊恩意感戴難
勝豈臣隕越所能上報無任悚荷屏營之至

李栖筠

栖筠字貞一趙人第進士累擢工部侍郎進銀青光祿大夫封贊皇縣子授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召拜御史大夫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諡文獻

定常參官不到罰錢奏

伏以朝廷之儀義當祇肅今者以手力資錢比俸祿舊罰請准永泰元年八月勅爲定其一司之中有三人以上是參官其日並不到者本司長官請罰一月手力資錢其一月內三度不到者雖每度有罰亦准前罰一月資錢每月仍便於左藏庫折納其有久不朝謁并假過百日以上者

望令本司錄奏如相容隱臺司訪察彈奏餘請依後勅處分

濟州穀城黃石公祠記

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天地降神於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滅秦報韓成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蓋謂是矣世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介福不替天寶歲夏六月旱旣太甚遍走羣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聞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

未畢感而遂通自寅及未澤潤千里吁其靈也夫聖哲立
法制君子脩理道莫不順承天則祇畏神明以天視無私
神功不測或殄覆昏暴或孚祐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
蓋將輔其善必聽於人昔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
岷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鳴焉漢興有圯橋之事我唐之
興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一者也
惟秦政滅德用刑匱人從欲冤痛在下馨香不登祚及二
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絕惟神不蠲有開必先祝降寶命故
其書極天人之際備興亡之端子房將有行也師焉而以

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變化楚漢之勢功利相百天
威扶乘人謀協贊觀釁而動極深研幾發八難消六國之
印招四人定重明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計正
乾坤之位發日月之光所謂披堅執銳其功狗也居守饋
糧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
其大者豈徒效祉發祥於州里之間哉方今淳風允塞休
徵薦臻意者謂宜上聞有以旌其異嘗學舊史敢記所知
劉晏

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七歲舉神童授祕書省正字舉賢

良方正累官戶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寶
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罷爲太子賓客俄兼御史大
夫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軍國之用皆仰於晏大厯十
三年爲尚書左僕射德宗立楊炎誣搆其罪貶忠州刺史
尋賜死年六十五貞元五年帝悟其冤追贈鄭州刺史加
司徒

奏禁隔斷練湖狀

東都河南江淮等道轉運使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劉晏狀得刺史韋損丹陽耆壽等狀上件湖案圖經周迴

四十里比被丹徒百姓築堤橫截一十四里開瀆口洩水
取湖下地作田其湖未被隔斷已前每正春夏雨水漲滿
側近百姓引漑田苗官河水乾淺又得湖水灌注租庸轉
運及商旅往來免用牛牽若霖雨泛溢即開瀆洩水通流
入江自被築隄已來湖中地窄無處貯水橫隄壅礙不得
北流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丹陽延陵金壇等縣良田八
九千頃常被淹沒稍遇亢陽近湖田苗無水漑灌所利一
百一十五頃田損三縣百姓之地今已依舊漲水爲湖官
河又得通流邑人免憂旱淹奏聞中書門下牒浙西觀察

使與韋損勿使更令修築致有妨奪永泰二年四月十九日

遺元載書

浮於淮泗達於汴入於河西循底柱破石少華楚帆越客
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於東朝猶有官
謗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宏羊重興功
利敢不悉力以荅所知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跡到河
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
傑新隄故事飾象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遙瞻淮甸

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爲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湔洗瑕穢率罄愚懦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冥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爲計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

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飢人皆附村落邑廩從此
滋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輦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
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畧者或聞三江五湖貢
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以震耀
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曰書同文車同軌日月
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旣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航海梯
山神聖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
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
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烟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牛

必羸角輿必說輓棧車輓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與
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澱
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
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淘拓
澤滅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潭千里洄上罔水
舟行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
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穴囊橐夾河爲藪豺狼
狺狺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
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

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已來事缺名毀聖慈舍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鰭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尅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掩泣獻狀

包估

估字幼正潤州延陵人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劉晏奏起爲汴東兩稅使充諸道鹽鐵輕貨錢

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祕書監封丹陽郡公

罔雨賦

以道德希夷
仁義爲韻

罔雨謂形豈伊天造試一商榷此焉探討謂之小入乎無
間謂之大達於蒼昊雖則名參於異物抑亦理齊於至道
今將議其旨窮其色爲涅而不緇爲繫而不食或託之於
鱗介或生之於羽翼謂子有回日之役謂子有戴山之力
向若執盈似虛大白若黑黽黽有難名之稱乘乘有可尚
之德苟不然者人將奚則彼逐者影動每相依旣不可逼
又不可違凌青冥而對舉投汗漫而雙飛鑒秋葉而逾靜

臨夕陽而暫微彼何事而相託此何心而所希罔兩曰我
形子影我應子追我憑子之狀子假我之威寧論立兮與
坐夫何操而不持似都捐於視聽宛冥合於希夷未識形
爲影之主影亦形之賓詎可貴之於動息又何怒之於因
循使惡跡者止其足厭影者蔭其身子之意兮焉適唯此
求而得仁更憶班固麗藻漆園清真述幽通於前烈繼道
遙於後塵沈吟染翰顧慕書紳於是稽乎古陳乎義常未
得其一端固多慙於明試

公卿朝拜諸陵奏

每年二月八日差公卿等朝拜諸陵伏見陵臺所由引公卿至陵前其禮簡畧因循已久恐非盡敬謹按開元禮有公卿拜陵舊儀望宣傳所司詳定儀注稍令備禮以爲永式

張宣明

宣明官左拾遺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監姚嵩諸軍事兼招慰使

移益州牒

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蹤經

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
猶堪浹下鐵馬亦可蹄穿